

# 毛匪對報紙的整肅與奪權

汪學文

## 一 匪報的反共反毛

共產黨人對於報紙的作用向極重視。列寧會說：「報紙底作用並不只限於傳佈思想、進行政治教育和吸收政治同盟者。報紙不僅是集體的宣傳者和集體的鼓動者，而且還是集體的組織者。在後一點上，可以把報紙比作一個大木架，它搭在修建的房子周圍，劃出房子底輪廓，便利於各個匠人的交往，幫助他們分配工作和考察有組織的勞動所達到的總成績。」史達林不僅信奉這一教條，並強調「報紙是集體的組織者」（註一）。毛匪澤東亦會說：「要推翻一個政權，必須先抓上層建築，先抓意識形態，做好輿論準備。報紙是有力的宣傳武器。」（註二）因此，共匪「人民日報」特別指出：「我們黨的報紙，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工具。它最能够影響廣大羣衆的靈魂，影響羣衆脈搏的跳動，影響羣衆的思想和政治方向。」（註三）

蘇俄的報紙，屬於中央系統者，計有黨、政、團、工、軍等五大機關報，即「真理報」、「消息報」、「共青團真理報」、「勞工報」與「紅星報」。由於控制嚴密，致有「真理報上無真理」、「消息報上無消息」之說。共匪的報紙，亦仿俄制，重要者計有「人民日報」（兼具「真理報」及「消息報」之性格）、「中國青年報」、「工人日報」及「解放軍報」。各報亦均由匪黨組織加以嚴密控制，對於重要消息不能自行發佈，必須採用「新華社」發佈之稿件。

共匪對於報紙之控制，因為過於嚴密，致引起內部不斷的反抗與掙扎，特別是在鳴放時期。例如匪「中國青年報」編委劉雁賓，指責共匪對報紙干涉過多，會將「中國青年報」報頭上所標明之「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央會機關報」字樣予以取銷，主張「報紙應代羣衆說話」（註四）。匪「新華

社」記者雷明、任家驥等一致指責共匪「食人腦髓，侵入軀體，新華社是社會主義形式，封建主義內容，從社內外來看，黨員和黨組織的家天下的情況很嚴重。黨的新聞領導妨礙獨立思考，今天的新聞記者只成了傳達領導意圖的傳話筒。」（註五）；該社記者戴煌，則指共匪為剝削與特權階級，共匪之所謂「人民新聞事業」為愚民政策，要求新聞事業之獨立性（註六）；這些言論均能擊中匪報及共匪整個新聞工作之要害。

鳴放以後，共匪立即予以鎮壓，但是共匪報社中的反共反毛言論與活動並未停止，祇是較為「隱蔽」而已。據共匪「解放軍報」於五十五年六月六日發表的「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宣傳教育要點」指出：「一小撮黨內外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長時期以來，却用一條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對抗毛主席的光輝思想。他們在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以及其他各種文化界，用各種隱蔽、曲折的辦法，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路線唱對台戲，同無產階級激烈地爭奪領導權。他們千方百計地在報紙、廣播、刊物、書籍、教科書、講演、文藝作品、電影、戲劇、曲藝、美術、音樂、舞蹈等等意識形態的各個領域裏，散播資產階級思想和修正主義思想，瘋狂地攻擊社會主義制度，攻擊無產階級專政，攻擊我們偉大的黨，攻擊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攻擊偉大的毛澤東思想。」「他們把某些部門、某些報刊的領導權篡奪了過去，放手讓一切牛鬼蛇神出籠，拒不執行黨的方針。」因此，毛匪在「文化大革命」中，首先要對報社加以整肅，要在新聞界進行奪權。

## 二 「解放軍報」鬥爭「人民日報」

五十四年十一月十日，共匪上海「文匯報」發表姚匪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揭開所謂「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十一月十九日，匪

「解放軍報」首先轉載這篇文章，並加編者按語，肯定「海瑞罷官」是「一株毒草」。五十五年四月十八日及五月四日，「解放軍報」又兩度發表社論，表示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積極參加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強調「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氣焰高張，取代「黨報」之領導地位。接着並對「人民日報」發動攻擊：五月二十日及二十八日，載文並加編者按語，攻擊「人民日報」四月十四日題為「政治統帥業務（二論突出政治）」的社論中關於「沒有無業務的政治」的說法，指責「政治要落實到業務」是「謬論」，認為「單純強調突出政治就是爲了搞好業務，落實到業務上去，必然會把人們引導到埋頭業務，不問政治，不問階級鬥爭的道路上去，爲修正主義思想泛濫、爲資本主義復辟大開方便之門」，強調「突出政治必須落實到人的思想革命化」。而這些批判文字，「人民日報」不僅不予答辯，反而一一轉載，其處境實極爲尷尬。

在共匪歷次整肅運動中，「人民日報」總是帶頭叫罵，而這次却表現得不積極，並遭受攻擊，其與下列諸事實實不無關係：

①被共匪封爲「三家村急先鋒」的吳晗，其所寫的「海瑞罵皇帝」和「論海瑞」，都是在「人民日報」發表的（四十八年六月十六日、九月二十一日），前者因係影射「彭德懷罵毛澤東」，備受攻擊。

②五十二年五月四日至十二月八日，「人民日報」副刊增闢「長短錄」專欄，由鄧拓、夏衍、吳晗、廖沫沙、孟超等以化名撰寫雜文三十七篇。在這專欄中，他們「稱兄道弟，說長論短，散播了大量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註七），與「燕山夜話」及「三家村札記」鼎足而三，相互配合，彼此呼應。

③匪「解放軍報」於五十五年二月間即連續發表社論，討論「突出政治」問題，「光明日報」亦於三月間連續發表社論，討論「學習毛著」問題，積極地參加文化大鬥爭；「人民日報」直至四月間開始跟進，而其立論却發生「問題」，被指爲「謬論」。

④匪「人民日報」會拒登所謂「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好文章」。匪「解放軍報」與「光明日報」於五十五年五月十四日同時刊登乒乓球球員莊家富四十九年寫的「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的頭腦」及上海市某品雜貨公司閩北區公司經理周信禮五十四年寫的「談談大城市賣西瓜的哲學問題」，並加共

同之編者按語，指爲「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兩篇好文章」，但是，此文據說「竟被某些所謂『權威』指責爲『庸俗化』、『實用主義』的典型」，因此並質問所謂「權威」，「究竟站在什麼立場？究竟是採取什麼態度？」二十五日，上海「文匯報」另刊登周信禮之「刺權威畫皮，向權威開火」一文，亦加編者按語，指出「凡是一切反對毛澤東思想的謬論，不管他是多大的權威，我們都要有勇氣批判它，打倒它」，形成圍剿的態勢。該三報所謂之「權威」，顯然是指「人民日報」。而「人民日報」只得默認，並予轉載。莫斯科「文學報」對此事會載文諷刺，認爲「賣西瓜也要靠毛酋思想」，實屬愚妄（註八）。六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刊出一篇乒乓球隊的文章，證明共匪「紅旗」雜誌亦會發生類此事件。這篇文章指出掌審權大權的匪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將該隊在五十四年參加第二十八屆世界乒乓球賽後的總結性文章的題目「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前進」，「橫蠻地改爲另一個根本不提毛澤東思想的題目」，並刪去多段引用毛酋的話。（按：該文係由宋高棠署名，更改後的題目是「從第二十八屆世界比賽看我國乒乓球隊的成長」，刊于「紅旗」雜誌五十四年第七期）此兩事本已相映成趣，而「人民日報」載文指責，則更意味深長。

⑤「人民日報」對批判「海瑞罷官」一事，於五十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始轉載姚文元之文，並置於「學術研究」專欄之下，主張從學術觀點討論，隨後且經常刊載支持吳晗之文章。直到五十五年五月底止，未曾發表社論響應「文化大革命」運動。而在五月份發表的社論只有八篇，僅及平時的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態度消極，處于被動地位。

⑥鄧拓曾任「人民日報」正副總編輯多年，因而「人民日報」難免在有形或無形中，亦成爲「三家村」之分店。

匪「人民日報」遭受攻擊後，於五十五年五月底即改組，由「解放軍報」副總編輯唐匪平鑄接替吳匪冷西，出任「人民日報」總編輯。自六月一日起，連續發表社論，支持「文化大革命」。六月二日，該報宣佈減出四版（對開一張），但三天後又恢復六版。而恢復六版的決定一直到九月二十七日才正式宣佈。這說明「人民日報」改組前立場「反動」，改組後仍是一片混亂。

唐匪平鑄出任「人民日報」總編輯，歷時七月後又發生問題，據北平「



輯穆欣業已復職。

③「安徽日報」副總編輯倪洪、文藝組長周仁玉、文教部主任施培義、文藝組編輯張新續，被指為「反黨反社會主義份子」，於五十五年六月間均被撤除該報一切職務。

④「雲南日報」於五十五年六月十日成立「文化革命小組」，改組「編輯委員會」，並停止總編輯李夢兆之一切職務。

⑤「青海日報」於五十五年六月十三日改組「編輯委員會」，並撤除總編輯陳光遠一切職務。

⑥「貴州日報」總編輯汪小川於五十五年六月八日被指為修正主義分子，旋即遭撤職，報社改組。

⑦「重慶日報」於五十五年六月八日被匪「四川人民廣播電台」攻擊，指其所刊大量雜文，與「燕山夜話」遙相呼應。該報「編委會」旋即澈底改組。

⑧「西藏日報」總編輯金沙于五十五年六月被指為「反黨黑幫分子」，旋遭撤職，報社全部改組。

⑨「陝西日報」總編輯孫玉川於五十五年九月二十一日遭受清算撤職，該報旋即澈底改組。

### 四 毛匪對報紙的奪權

共匪的「文化大革命」於五十六年一月進入正式奪權階段。所謂「奪權」，包括奪黨權、奪政權，也包括奪報權。毛匪澤東說：「報紙是有力的宣傳武器。革命造反派奪取報紙的大權，就是為了掌握這個宣傳武器。做革命的輿論準備。」（註一〇）

目前被毛匪奪權之報紙，計有下表所列諸種：

報名	奪權概況	備註
上海文匯報	該報原係代表附匪黨派之立場，但事實上則由匪黨上海市委領導。四十六年該報會為「右派分子向匪黨進攻的工作」	見一月十九日「人民日報」，及二月十日

報名	奪權概況	備註
長江日報	該報係匪黨武漢市委機關報，於一月二十一日被「造反派」接管並出版「新生號」。	匪湖北電台一月廿一日報導。
湖北日報	匪「紅色造反者」於一月十五日接管該報。	匪湖北電台一月十五日透露。
福建日報	該報「革命造反隊」強調要辦成嶄新的「革命報紙」，似已奪權。	匪福建電台一月十一日報導。
江西日報	該報於一月一日被「紅衛兵」封閉，改出一新華社電訊。匪黨江西省委，派九名工人赴平告報社全體。一月廿一日南昌九人赴平告報社全體。一月廿一日南昌九人赴平告報社全體。	匪江西電台一月二十二日報導。
浙江日報	五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杭州毛匪「革命造反派」封閉該報並予接管。	匪浙江電台一月十一日報導。
解放日報	該報係匪黨上海市委機關報，但紅衛兵上上海反革命造反派，挑動群眾鬥爭，製造血案。一月廿一日，在社內挑動群眾鬥爭，製造血案。一月廿一日，在社內挑動群眾鬥爭，製造血案。	見一月十九日「人民日報」。

二日共匪香港「大公報」。

黃石日報	該報係匪黨湖北黃石地委機關報，一月十三日被「紅色造反聯絡總部」接管，改出「新黃石」以代替該報。	匪湖北電台一月二十六日報導。
青島日報	匪「青島大中學校紅衛兵聯絡總部」等八個「造反組織」于一月十日將該報封閉。	匪山東電台一月十一日報導。
大眾日報	該報係匪黨山東省委機關報，一月十日被擁毛派接管。	同右。
南方日報	該報係匪黨廣東省委機關報，一月十一日被「南方日報工人造反總部」及「南方日報毛澤東思想革命造反總部」接管。	匪廣東電台一月十一日廣播。
廣西日報	廣西「造反派」於一月七日封閉「廣西日報」，但據說此係假奪權。廣西「南寧工人革命造反總部」等二十六個「造反組織」於一月十五日決定重新封閉並立即接管，暫行出版「新聞報導」。	匪廣西電台一月二十一日報導。
青海日報	一月十四日毛匪「青海省八一八紅衛兵司令部」等二十九個造反組織，接管該報。	匪青海電台一月十五日廣播。
西藏日報	毛匪「革命造反派」于一月十一日接管該報。	匪西藏電台一月十一日廣播。
黑龍江日報	該報已被毛份子強行接管。	匪北平電台二月十六日報導。
哈爾濱晚報	該報已被毛份子強行接管。並經更名爲「哈爾濱戰報」。	同右。並參見二月廿五日「星島日報」。
合肥晚報	毛林派于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接管該報印刷廠後，直到今年二月十四日才開始「第一個工作日」。	匪安徽電台二月十六日報導。
濟南晚報	該報於二月十四日被毛林派強行接管。改名爲「濟南日報」。	中央社二月十九日報導。

此外，據日本「朝日新聞」與「讀賣新聞」駐北平記者一月下旬報導說，僞「北京大學」「紅衛兵」張貼的大字報指出：「陝西日報」、「陝西農民日報」、「西安晚報」、「山西日報」、「安徽日報」、「南通日報」、「南京日報」、「武漢日報」、「廣東日報」，以及「體育日報」等，均已被毛派奪權。（註一一）

## 五 「紅衛兵」的報紙

共匪「紅衛兵」自從五十五年八月展開社會鬥爭以來，迄未成立統一的領導機構，因而派系林立。它們都有屬於自己本單位的報紙，作爲攻擊敵人和傳遞消息的工具。其中發行較廣者計有：

①「紅衛兵」——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第一司令部」發行。

②「東方紅」——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第二司令部」發行。

③「首都紅衛兵」——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第三司令部（又稱「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發行。

以上三個「司令部」已於二月二十二日舉行「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紅代會）」，會中決定「在代表大會閉會期間，設立一個委員會，作爲常設工作機構。」（註一二）因此，其所屬的三種報紙可能合併。

④「紅衛兵報」——「首都中學生紅衛兵總部」發行，報社設於僞「北京市第六中學」內。

⑤「兵團戰報」——「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首都兵團」發行。

⑥「井岡山報」——「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總部」發行。

⑦「紅旗戰報」——「北京大學毛澤東思想紅旗兵團」發行。

⑧「體育戰線」——體育界毛派造反報紙。

⑨「紅衛戰報」——「紅衛兵上海市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紅衛兵上海司令部」發行。「紅衛戰報」因要求與「解放日報」聯合發行而造成「流血事件」。

以上各報另有附設的「大字報」機構。所謂「大字報」，大都是手寫的報紙，到處張貼。「大字報」的內容，本派的「紅衛兵」印刷報紙會予選刊，一般匪報（包括「人民日報」在內）也往往選刊。

從鬥爭的角度來說，「紅衛兵」的報紙和一般的匪報，鬥爭的態度與範圍是不相同的：前者鬥爭範圍較廣，見「當權派」就打，可任意攻擊，不負責任，因此毛匪現已採管制措施；後者則遵照匪黨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進行「點名批判」，以代表人物為批判對象。因此，前者類似「狂犬亂吠」，而後者則專打「落水狗」。共匪會公開指出：「打落水狗」乃「魯迅精神」之一，「值得學習」。

## 六 結語

共匪會明白指出：「無產階級革命派，一定要把政治的權力，經濟的權力，文化的權力，都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裏」；否則將影響到「無產階級專政命運」、「社會主義經濟命運」、以及「文化大革命命運」(註一三)。但是，事實證明毛匪不僅未能掌握「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而且其所極為重視的「文化權力」也有問題，特別是在新聞機構和報社裏，都潛伏着或多或少「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三反」份子。

目前毛匪在大陸各地製造所謂「革命造反組織」，並以槍桿子作後盾，全面地展開「奪權鬥爭」。其中各地的報紙電台，乃是毛匪首先奪取的對象。但在報紙奪權鬥爭中，不僅有阻力、有曲折，而且尚有「真奪權」和「假奪權」之分，造成一片混亂。同時，既奪權之後，報紙的內容與形式仍有問題，毛匪說：「奪取報紙的領導權是一個大革命，但是，如果單有這個革命，報紙宣傳內容還是修正主義、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那一套貨色，就失去奪權的意義。因此，必須在報紙宣傳內容上來一個革命。」(註一四)這是個根本問題，這個「大革命」的重要性並不亞於「奪權鬥爭」。毛匪已奪權的報紙中，有的僅用「新華社」通訊稿，出版「新聞報導」，有的則專門轉載「人民日報」等之社論和評論，千篇一律。因此在「報紙內容革命」上，毛匪正在接受新的考驗和困擾。

註一：見民國三十九年八月十五日出版之共匪「新華月報」第二卷第四期第九〇頁。註二：見五十六年二月十二日共匪香港「大公報」。註三：見五十六年一月十九日共匪「人民日報」社論「讓毛澤東思想占領報紙陣地」。註四：四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匪「新華社」稿。註五：四

十六年八月八日共匪「中國青年報」。註六：四十八年八月七日匪「新華社」稿。註七：五十五年五月十四日共匪「人民日報」。註八：參見五十五年六月十一日台北「聯合報」及六月十日美國「時代」周刊。註九：見五十六年二月二十日香港「真報」。註一〇：同註二。註一一：五十六年一月二十七日台北「中央日報」。註一二：五十六年三月三日共匪香港「大公報」。註一三：同註三。註一四：同註二。

### ——上接第18頁——

註：①今年一月六日「工商日報」刊東京五日時事社電。②去年十二月廿九日「中央日報」譯文「毛劉諸匪鬥爭內幕」。③去年十二月四日匪「人民日報」。④⑤⑥⑦同③。⑧去年十二月廿一日匪「人民日報」。⑨去年十二月廿九日匪「人民日報」。⑩今年一月十五日「徵信新聞報」合衆國際社維也納十四日電。⑪今年一月五日東京讀賣新聞的北平消息。⑫去年十二月十五日「新生報」美聯社東京十四日電。⑬今年二月十六日「中央日報」中央社東京十五日專電。⑭今年一月廿一日「中央日報」東京二十日專電。⑮今年二月十六日「中央日報」合衆國際社香港十五日電。⑯今年一月十六日匪「紅旗」評論員「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⑰今年一月一日匪「人民日報」「紅旗」社論「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⑱同⑰。⑲去年十二月廿六日匪「人民日報」社論「迎接工礦企業文化大革命的高潮」。⑳今年一月五日上海「文匯報」刊「抓革命，促生產，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告上海市人民書」。㉑今年一月九日上海「文匯報」和「解放日報」刊載「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等卅二個革命造反組織緊急通告」。㉒今年一月十九日「工商日報」伯爾格來德十八日美聯社電。㉓今年一月廿七日上海「文匯報」和「解放日報」刊「堅決支持革命農民運動，徹底摧毀反革命經濟主義——告上海市人民書」。㉔今年二月十五日「中央日報」中央社香港十四日電。㉕今年一月十六日匪「紅旗」評論員「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㉖今年一月廿七日「徵信新聞報」合衆國際社維也納廿六日電。㉗去年十二月廿八日匪「人民日報」紅衛兵講台「團結大多數」。